



战争史 笔记

清

[修 订 版]

朱增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史笔记(清)/朱增泉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639-9

I. ①战… II. ①朱… III. ①战争史—中国—清代—通俗读物
IV. ①E29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4709号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刘晓强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86千字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20 插页4

印 数 10001—11000

版 次 2011年9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月北京第2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639-9

定 价 33.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努尔哈赤	(1)
1. 遗甲十三副,起兵打天下	(1)
2. 统一女真各部	(3)
3. 建立后金政权	(6)
4. 八旗兵	(7)
5. 萨尔浒战役	(8)
6. 袁崇焕宁远大捷,努尔哈赤负伤身亡	(14)
皇太极	(19)
7. 皇太极与袁崇焕“议和”	(19)
8. 皇太极宁锦战败	(22)
9. 袁崇焕复出	(23)
10. 皇太极进攻北京	(26)
11. 袁崇焕被冤杀	(27)
12. 征服朝鲜	(28)
13. 统一蒙古各部	(31)
14. 建立大清国	(34)
清兵入关	(37)
15. 洪承畴、吴三桂叛明降清	(37)
16. 多尔袞借势入关	(39)
17. 清兵进入北京	(42)
清军统一全国之战	(45)
18. 多尔袞的策略	(45)
19. 追歼李自成大军	(46)
20. 追歼张献忠大西军	(50)
21. 消灭四个南明小朝廷	(51)
22. 多尔袞的历史功过	(56)

目

录





郑成功	(60)
23.抗清斗士	(60)
24.收复台湾	(63)
康熙时代的战争	(68)
25.康熙时代的 中国和世界	(68)
26.生擒鳌拜	(70)
27.平定三藩之乱	(72)
28.统一台湾之战	(80)
29.抗击沙俄入侵东北	(89)
30.亲征噶尔丹	(90)
31.平定青藏	(96)
雍正时代的战争	(99)
32.平定青海之战	(99)
33.和通泊之败	(102)
34.额尔德尼昭之战	(104)
乾隆的“十全武功”	(108)
35.第一次大小金川之役	(108)
36.平定准噶尔部	(111)
37.平定阿睦尔撒纳	(113)
38.平定回疆大小和卓木之乱	(115)
39.缅甸之役	(117)
40.第二次大小金川之役	(119)
41.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	(120)
42.安南之役	(122)
43.第一次反击廓尔喀入侵	(123)
44.第二次反击廓尔喀入侵	(124)
嘉庆之衰,道光之败	(127)
45.乾隆留下的一摞“欠账单”	(127)
46.鸦片输入	(132)
鸦片战争	(136)
47.林则徐虎门销烟	(136)



48.战争初起	(138)
49.英国议会通过对华战争议案	(139)
50.东部沿海第一阶段战况	(141)
51.广州战况	(146)
52.东部沿海第二阶段战况	(150)
53.英军舰队攻入长江	(152)
54.《南京条约》	(154)
55.鸦片战争启示录	(156)
第二次鸦片战争	(158)
56.战争背景和起因	(158)
57.广州之战	(160)
58.大沽之战	(162)
59.火烧圆明园	(165)
60.《北京条约》	(166)
太平天国战争	(168)
61.金田村起义	(168)
62.从广西到金陵	(171)
63.太平军的三大军事行动	(176)
64.内讧与分裂	(184)
65.石达开出走	(186)
66.天京的陷落	(190)
捻军	(196)
67.捻军简史	(196)
68.捻军与太平军的联合作战	(197)
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	(204)
69.新疆危机	(204)
70.左宗棠的战略谋划	(208)
71.收复北疆之战	(210)
72.收复南疆之战	(212)
73.左宗棠抬棺索伊犁	(214)





中法战争	(219)
74.中法战争背景	(219)
75.中法在越南境内的交战	(222)
76.和、战之议	(225)
77.中法在台湾和福建沿海之战	(228)
78.镇南关大捷	(233)
79.战后评论及《中法新约》	(236)
中日甲午战争	(242)
80.甲午战争导因	(242)
81.平壤之战,清军溃败	(252)
82.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惨败	(253)
83.辽东之战,清军再败	(258)
84.山东半岛之战,北洋舰队覆灭	(264)
85.《马关条约》	(268)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274)
86.西方列强“哄抢”中国的狂潮	(274)
87.戊戌维新与戊戌政变	(278)
88.义和团运动狂飙突起	(281)
89.八国联军侵华纪事	(283)
90.《辛丑条约》	(288)
沙俄入侵东北之战	(291)
91.沙俄最早割走了中国大片领土	(291)
92.沙俄军队入侵东北三省作战经过	(294)
英军入侵西藏之战	(300)
93.英、俄对西藏的争夺	(300)
94.英军入侵西藏作战经过	(304)
95.《拉萨条约》	(308)
初版后记	(311)





努尔哈赤

1. 遗甲十三副，起兵打天下

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①，女真贵族家庭出身。他青年时代，祖父觉昌安任明朝女真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父亲塔克世是觉昌安的四子，任女真建州左卫指挥使。他本人也在建州卫当兵，后被俘没入明军辽东总兵李成梁部^②。努尔哈赤年轻时勤于接触汉人，爱学汉文典籍，尤喜读兵书。但接连发生的两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一是外祖父王杲被明廷处死，二是祖父、父亲同时被明军“误杀”。

努尔哈赤外祖父王杲，原为明朝女真建州右卫都指挥使，屡犯明边。先后杀死明军指挥、把总数十人。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其部属三十余人投降明朝，王杲屡次向明廷索要。这些人遣返肯定会被王杲处死，明廷拒绝遣返。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王杲为了报复，诱杀抚顺备御裴承祖等朝廷命官。明军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六万骑前往镇压，王杲失败。次年，王杲藏身于阿哈纳寨，再次

① 《清史稿·太祖本纪》努尔哈赤译为“努尔哈展”。

② 努尔哈赤年轻时，究竟是从军来到明军辽东总兵李成梁部，还是被俘后没入李成梁家为杂役？有三种说法：一说，《中国军事通史》载：“青年时期，努尔哈赤投军于明辽东总兵李成梁部。”二说，《清史稿·太祖本纪》载：努尔哈赤祖父和父亲同时被害后，“太祖及弟舒尔哈齐没于兵间，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三说，《清代通史》引用《通纪辑要》资料载：当时努尔哈赤与其弟同时被俘，被留在李成梁家当杂役，努尔哈赤装得很殷勤，“以自媚于成梁”，终于骗得李成梁信任，命其复领祖父、父亲留下的“残众”（《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3页）。从后两种说法看，努尔哈赤被俘后被没入李成梁家当杂役的可能性较大。





谋犯明边,被明军俘获,押送京师处斩(《清史稿·王杲传》)。

王杲被杀,激化了明朝与建州女真的矛盾,王杲的儿子阿台屡犯辽沈。阿台是努尔哈赤的舅舅,明军前来镇压阿台,导致努尔哈赤祖父和父亲被“误杀”。在这起“误杀”事件中,夹杂着女真内部的矛盾冲突。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女真苏克素护河部(苏克苏浒部)图伦城城主尼堪外兰,暗中勾结明军辽东总兵李成梁前来进攻阿台。李成梁授予尼堪外兰兵符,让他率领辽阳、广宁明军去攻打阿台所在的古嘒山寨(也称古埒城,地点失考)。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担心孙女——阿台的妻子(努尔哈赤的舅母,同时又是他伯父的女儿、他的堂姐)被害,就同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一同去救援。觉昌安让塔克世在城外等着,他独自进城,“欲携孙女归,阿台不从”。塔克世久等不见父亲和侄女出来,进城去看个究竟。由于古嘒城傍山而建,阿台守得顽强,尼堪外兰久攻不克。李成梁斥责尼堪外兰“起衅败军”之罪,尼堪外兰惧怕,表示愿意亲往招抚。尼堪外兰向城内大喊道,官军既然来了,不能空手而还,谁能把阿台杀了,官军就任命谁当城主。“城中人信其言,遂杀阿台以降”。李成梁“诱城中人出而屠之”,尼堪外兰又挑拨明军把觉昌安、塔克世父子杀了。其实,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早于“嘉靖三十八九年即通款于明”,是明军的“内线”。这一次,觉昌安不仅是为了去救孙女,他和儿子也是去为李成梁部当向导、并去劝降阿台的。可是阿台拒绝投降,于是双方交火,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亦死于火”,父亲塔克世“为明军所杀”(萧一山著《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2页)^①。

当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血气方刚,祖父、父亲同时被杀,他激愤无比,诘问明军为何“滥杀”?明军无法回答,只把他父亲的尸体、从他

① 萧一山著《清代通史》(五卷本),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华书局曾出版过影印本,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简体字横排本。本书引用的是华东本。作者萧一山(1802—1978),江苏铜山人,清史学者。192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48年去台湾。《清代通史》从他在北大上学期间就着手撰写,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版时,孙中山为之题签书名,梁启超、李大钊等人之为之作序。初版后几十年间,新史料不断发现,作者不断订正错讹,并新增内容几十万字。由于《清史稿》卷帙浩繁,使用不便,故《清代通史》出版后广受重视。本书优点是史料丰富,史事覆盖面宽,但叙事条理不甚清晰,某些评论性文字也显偏颇,语言风格不够晓畅通达。





家抄获的赐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退还给他，并任命他接替父亲的指挥使职务。努尔哈赤要求明军把害死他祖父和父亲的罪魁祸首尼堪外兰交给他，明军表示办不到，并威胁他说，你再提过分要求，朝廷就将为尼堪外兰筑城来统治你们。女真人信以为真，宁古塔（今黑龙江海林西南）诸贝勒子孙，包括努尔哈赤家族的堂兄弟和他们的儿辈们，都反对努尔哈赤，“而媚尼堪外兰”。尼堪外兰乘机来招降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愤怒回答道：“尔，吾父部下人也，搆明兵，害我祖、父，恨不能手刃汝！”努尔哈赤家中突遭如此重大的打击和变故，对他的刺激可想而知。他在回家途中“遇额亦都，以其徒九人从”（《清史稿·太祖本纪》）。

当年五月，努尔哈赤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攻尼堪外兰”（《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3页）。努尔哈赤起兵的资本就是“遗甲十三副”、“徒九人”。英雄伟业，从此开始。

2. 统一女真各部

建立清朝的满族，同此前建立金国的女真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真正的女真族建立金国后已南迁，多与汉人杂居，渐渐与汉人融合。而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山林和河滨地区，还散居着许多属于女真族系的、更原始的氏族、部落，受金国统治。

元朝时，在混同江^①南北建立了五个军民合一的万户府：桃温、胡里改、斡朵怜、斡脱怜、孛苦江，分领当地军民。

明朝的女真：

明永乐年间，开始在辽东建立卫所，管治当地女真人。这一时期女真的大体分布为三大部分：

一、建州女真。主要分布在浑河、苏子河上游（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内）。共有五部：苏克苏浒部、浑河部、完颜部、董鄂部、哲

① 混同江：古代所指不一。辽、金指今吉林、黑龙江二省境内之松花江；《大明一统志》指今黑龙江省东部之牡丹江；明《寰宇通志》、《辽东志》指今黑龙江省境内之黑龙江（见《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混同江》）。清代指今吉林境内之黑龙江，即现黑龙江下游。清初黑龙江以北大片土地尚属中国，行政区划与现在不同。黑龙江省在西，黑龙江在该省中部，南岸与北岸地幅差不多大小；吉林省在东，黑龙江下游属吉林省，该省区划北部直到鄂霍次克海（北海），包括库页岛等（见《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一》）。此处所说混同江，应指今黑龙江省境内之黑龙江。





陈部。另有长白山三个分支:讷殷部、鸭绿江部、珠舍哩部。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在凤州(治今吉林公主岭北)置建州卫,以猛哥帖木儿(努尔哈赤先祖)为建州卫都指挥使。后来又增设了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合称建州三卫。

二、海西女真。主要分布在松花江流域,东邻建州女真,西接漠南蒙古各部。海西女真共四部:叶赫部^①、乌拉部、辉发部、哈达部。海西女真又称扈伦四部,叶赫部以四部首领自居。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向明朝入贡,明朝在此设立兀者卫。以后又增设了塔山卫、塔木鲁卫。

三、野人女真。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中下游至库页岛等地,分布着更为原始的部落,明朝泛称他们为野人女真。明永乐元年,朝廷派遣使者邢枢、张斌等至奴儿干(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黑龙江口附近地区),招抚各部落。第二年在该地区设立奴儿干卫。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明朝在此设立奴儿干都司,以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率领辽东兵二百人管治该地区。

明朝对女真各部落、氏族首领分别授予都督、指挥使、千户、百户、镇抚等职,给予敕书和印信,以示授权统领各自部落。后来,建州女真成为最早向外掳掠扩张的势力,“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0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统一建州女真:

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首先向挑唆明军错杀父祖的尼堪外兰发动进攻。尼堪外兰逃离图伦城,逃往嘉班城寨。努尔哈赤进攻嘉班,尼堪外兰又逃往鄂勒浑城,努尔哈赤立即追到鄂勒浑城,不仅杀死了尼堪外兰,而且兼并了以他为城主(首领)的苏克苏浒部。

努尔哈赤对建州各部采取“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两手策

① 叶赫部:海西女真四部之一,但叶赫部是蒙古族,其始祖姓土默特,因居璋纳喇地,改姓纳喇(那拉)。后金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为努尔哈赤兼并。





略,至明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他成功地统一了建州女真五部(建州三卫)，“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01—306页)。

第二阶段,统一海西女真:

努尔哈赤对建州女真各部取得节节胜利,引起海西女真各部贝勒恐慌。以海西女真四部首领自居的叶赫曾派人向努尔哈赤施压,向他索要土地,令他归顺叶赫,结果遭到努尔哈赤无情的嘲笑和坚决回击。

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九月,海西女真叶赫部贝勒布寨、纳林布禄,纠集海西女真四部,长白山女真珠舍哩部和讷殷部,以及漠南蒙古科尔沁部、锡伯部和瓜尔佳部,组成九部军事联盟,兵分三路,向努尔哈赤发动进攻。努尔哈赤拥有兵力一万五千人,九部联军兵力三万人。努尔哈赤以寡击众,毫不慌乱,首先派人侦察情况,然后对部将分析形势说:“来兵部长甚多,杂乱不一,谅此乌合之众,退缩不前”,“伤其一二头目,彼兵必走”,“我虽兵少,并力一战,可必胜矣”(《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16页)。

古勒山之战:

努尔哈赤选择地形比较有利的古勒山(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上夹河乡胜利村)布阵,道旁伏兵、山崖备石,严阵以待。叶赫部贝勒布寨领兵冲在最前面,努尔哈赤一声令下,布寨被一箭射死,叶赫部顿时大乱。努尔哈赤下令对叶赫部穷追猛打,并擒获了乌拉部贝勒布占泰。其他各部争相溃败而逃。这一仗,成为统一女真各部的关键之战。

乌拉部贝勒布占泰三年后获释,但他并不死心,又在暗中勾结海西女真叶赫、辉发和蒙古几部谋划报复努尔哈赤。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努尔哈赤派遣舒尔哈齐和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前去征讨野人女真,途中遭到布占泰袭击,发生了乌碯岩之战。努尔哈赤察觉布占泰已成为海西女真乌拉部新的头目,下决心除掉他。四十一年,努尔哈赤亲率三万大军征讨乌拉部,攻克乌拉城(今吉林永吉北乌拉街满族镇),布占泰逃往叶赫部,乌拉部灭亡。以后又经过几次战斗,四十七年,努尔哈赤统一了海西女真各部。

第三阶段,征服野人女真:

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努尔哈赤派遣长子褚英率领千





人进攻属于野人女真的东海女真,攻占了二十多个村屯。到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5年),努尔哈赤基本征服了东海女真,取代明朝对东海女真实施管辖。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多年准备的基础上,出兵征服了库页岛附近的一些小岛,黑龙江野人女真相继归附。

努尔哈赤从明万历十一年至四十七年(公元1583—1619年),三十六年奋战不息,终于统一了建州、海西和野人女真各部,“诸部始合为一”(《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58页)。

3. 建立后金政权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为他建立后金政权奠定了基础。他为筹建后金政权办成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创建八旗制度。“旗”是建制单位,最早记载出现在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古勒山战役(努尔哈赤攻打海西女真纠集的九部联军)。努尔哈赤创立的八旗制度,开始属于奴隶制社会的兵民合一制度,后来发展为军、政、民合一制度,以军为先。

第二件,创制满文。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两人借用蒙文字母,按女真语音,拼读成句,称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文字的创造,不仅是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而且是推动一个民族走向更大发展进步的最重要的工具。

第三件,筑王城。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后,就在费阿拉(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西南)筑城称王,但名义上仍属明朝建州左卫。征服长白山三部后,于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迁都至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老城)。

努尔哈赤在完成统一女真各部之前,表面上一直向明朝称臣纳贡。当他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之后,便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正月初一,在赫图阿拉正式称汗登基,建立了大金政权,史称后金。

努尔哈赤登基称汗的场面,《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中华书局影印本,十卷本)是这样描述的:





丙辰(后金天命元年,明万历四十四年)春正月,壬申朔。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及八旗贝勒大臣率群臣集殿前、分八旗序立。上升殿、登御座。众贝勒大臣率群臣跪。八大臣出班跪进表章。近侍侍卫阿敦巴克什额尔德尼接表,额尔德尼跪上前宣读表文,尊上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于是上乃降御座焚香告天。率贝勒诸臣行三跪九叩首礼。上复谨御座,众贝勒大臣各率本旗行庆贺礼。建元天命,以是年为天命元年。时上年五十有八。

这是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改过的官修本,多了许多美誉之词。据成书更早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故宫博物院排印本,四卷本)记载,文字要简练得多。

4.八旗兵

努尔哈赤创立的八旗制,来源于女真人原始的牛录制。牛录,即基层小头目。女真人出兵校猎时,以族居村屯为单位出动,各村屯出十人为一组,每组出一人为“大箭”,率领另外九人,“令毋离队越次”,这位小头目称“牛录额真”,牛录即“大箭”,额真即“主”。随着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人众大量增加,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努尔哈赤始编三百人为一牛录”。不久,牛录额真改称牛录章京(佐领),每五牛录章京之上又设一位甲喇章京(参领)。随后又在每五甲喇章京之上设一固山额真(都统);每固山额真配备左右两名梅勒额真(副都统)。这样,就形成了每三百人设一佐领,五佐领设一参领,五参领设一都统,每都统设副都统二,领兵七千五百人,为一旗。这是八旗兵制的纵向组织系统。

八旗兵制的横向组织,就是把以牛录制为基础的军事组织,分编成八个兵团,以旗帜为标识。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设黄、白、红、蓝四旗。至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后金随着军队数目增加,又增设四旗。仍以原四旗为底色,各镶一条边,即为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编制序列为:正黄、镶黄、正白、镶





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共八旗。以后又增设蒙八旗、汉八旗^①。每旗设总管大臣（即固山额真、都统）一人、佐管大臣（即梅勒额真、副都统）二人。中下层仍由甲喇、牛录掌部属。由于清兵入关前女真族仍处于奴隶社会阶段，各旗所属官兵对旗主属于人身依附关系，下级对上级自称“奴才”。

八旗兵军服，坚甲为铁甲，轻甲为棉甲。铁甲以缎或木棉做衣裳，以一寸四分至二寸的薄锻铁片连缀成衣里，可防箭矢锐器。轻甲衣里没有铁片，但分不同阶别样式，以便于战场识别上下级关系（《清代通史》第一卷第56—57页）。

八旗兵已有初步的军规军纪，后来逐步完善。如行军之法，地广时八旗分为八路行进；地狭时八旗分为一路行进；八旗军士不得混杂穿插，士兵禁止喧嚣，等等。

努尔哈赤重视研究兵法，他强调“不劳己，不顿兵，智巧谋略为贵”。攻城时，强调“视其可拔则进攻之，否则勿攻，若攻之不克而退，反损名矣”。八旗兵的列阵原则，披坚甲执长矛大刀者，为前锋；披轻甲善射者，从后冲锋；精兵立马他处，相机接应。八旗兵战阵，“死兵（敢死队）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敢死队）披重甲，骑双马，冲前，前虽死而后复前，莫敢退，退则锐兵从后杀之”。八旗兵冲击明军时，明军以弓矢急骤射击也很难抵挡（《明实录》万历四十八年正月熊廷弼疏）。

由于八旗兵组织系统严密，军规军纪严格，已完全不同于女真人原始状态下作战的散漫冲击，因而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5. 萨尔浒战役

随着努尔哈赤实力不断增强，明军错杀他父祖之仇，他渐渐压抑不住，时时想爆发。

① 皇太极时期，随着军队不断扩编，又增设了“蒙八旗”、“汉八旗”。满、蒙、汉各编八旗，共二十四旗。后金皇太极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分设蒙古八旗，兵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人；大清皇太极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分设汉军八旗，兵两万四千零五十人。





战前事件：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前后，边境上又连续发生了以下事件：

(一)由于双方边境沿线军民争执一直不断，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努尔哈赤与明辽东副将及抚顺备御订立盟约称：“敢有窃逾者，无论汉人、女真，见之杀无赦，若见而不杀，殃及不杀之人”，并将此盟约“建碑于沿边诸地”。这是一个过于简单、生硬，十分原始的处事方式，其结果不仅杜绝不了越境事件，反而极易促使矛盾激化。更何况，女真是明朝藩属，怎能同努尔哈赤订立这样的盟约？可见明末边疆大员处事能力之低下。

(二)当时海西女真叶赫部尚未被努尔哈赤征服，明辽东军派炮兵帮助叶赫部守卫，以牵制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当然极为不满，投书明军抚顺游击李永芳交涉，未果。

(三)由于此事，努尔哈赤停止对明朝进贡蜂蜜。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明辽东巡抚都御史郭光复刚到任，干了一件很不得体的事。他派辽阳材官萧伯芝(萧子玉)，冒充都督，“盛具仗仪”，前往建州，扬言天朝来使，如不郊迎，将责问无礼之罪。努尔哈赤与属囊鞭“迎道左，供具甚丰腆”，萧伯芝大喜，“相与甚欢”。萧伯芝问，为何停止进贡蜂蜜？努尔哈赤从容回答说，女真人的蜂蜜等于中原人的五谷口粮，本部五年来花疏蜜少，无蜜可贡。等来年春枝花满，蜂蜜收成好了，将恢复纳贡。临别时，努尔哈赤送了不少东西给萧伯芝，并骑马送他。在马背上，努尔哈赤拍拍萧伯芝的肩，笑着说：“汝是辽阳无赖萧子玉也，安得伪称都督，来我郊境？我非不能杀汝，顾不忍貽大国之羞耳！为我致意巡抚，后毋再作诈事！”没落朝廷养了一些荒唐官，办出这等荒唐事，磊落大方的反倒是努尔哈赤。

(四)明朝边民每年到了一定季节，都会越界去采挖人参、采集山珍、伐木、采矿等等。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即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天命元年，他下令后金大臣扈尔汉执杀越界盗采者五十余人。努尔哈赤派遣纲古哩、方吉纳去见明朝广宁巡抚李维翰说明此事。李维翰把纲古哩、方吉纳二人及随从九人都抓了起来，遣使去给努尔哈赤回话：“吾民出边，宜解还，何遽杀也？”努尔哈赤强调按以前刻碑盟约行事；李维翰则强调必须交出杀人凶手抵罪，否则这事完不了。努尔哈赤无奈之下，只得把抓获的叶赫兵十人押至抚



顺杀掉;李维翰才将被扣之人放回。从此,双方对立情绪越来越大(《清代通史》第一卷第73页)。

明末,朝政腐败,起义四起,灾荒连年,国库空虚。明军上层吃空饷现象十分严重,辽东军编制员额十多万,实际只有三四万。边备不修,兵员不训,将领不和,士气低落,难以为战。

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

后金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正月十六日,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讨论兴兵伐明之事。议毕,努尔哈赤说:“今岁必征明矣。”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誓师伐明,以“七大恨”控诉对明朝的仇恨,激发后金军队斗志。他所说的“七大恨”各种史书记载不尽一致,主要内容如下:(一)我祖宗与南朝守边进贡,忠顺已久,忽于万历年间将我二祖无罪加诛,恨一也!(二)我与北关(海西女真),同是外番。北关九部联兵攻我,南朝袖手坐视;北关进入南朝大肆掳掠,南朝毫不加罪,恨二也!(三)南朝启衅,我欲修好,刻碑盟约,越境者斩。南朝违约,责我擅杀,挟取十夷偿命,恨三也!(四)建州与北关,同是属夷,缘何卫彼拒我,良可伤心,恨四也!(五)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使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五也!(六)些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收获,逼令远退三十里,使我部无居无食,恨六也!(七)我国素顺,并不曾稍倪不轨,忽遣备御萧伯芝,蟒衣玉带,大作威福,百般欺辱,恨七也!“怀此七恨,莫可告诉,辽东上司,既已尊若神明,万历皇帝,复如隔于天渊,踌躇徘徊,无计可施,于是告天兴师”(参见《清代通史》第一卷第73—74页)。

抚顺、清河之战:

抚顺、清河之战,是萨尔浒战役的前哨战。努尔哈赤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是抚顺。后金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四月,后金兵分两路发动进攻:左翼四旗攻取抚顺以西的东州、玛哈丹等城堡寨子;右翼四旗由努尔哈赤亲率进攻抚顺。抚顺是建州女真与明朝互市地点,后金派先遣队五十人假扮成商人迅速接近抚顺,送信给明抚顺守将李永芳,威胁利诱,劝其投降。李永芳得信后“冠带立城上”,下令士兵准备守城战具,但心中已经发虚。后金兵开始搭云梯攻城,李永芳立即剃发投降(八旗兵作战条规规定,投降者必



须剃发)。努尔哈赤马上允诺把第七子阿巴泰的女儿嫁给他,授予他总兵头衔,命他“统辖降众”。于是抚顺、东州、玛哈丹三城沿边五百多台、塞、堡,均被努尔哈赤攻克,他留下四千士兵捣毁抚顺城而去。明广宁巡抚李维翰“贪而寡谋”,急令广宁总兵张承允^①赴援,张承允仓促分兵五路驰援抚顺。后金兵佯退,将张承允诱入伏击圈,以万骑合击,明军将领张承允、颇相廷、蒲世芳、梁汝贵等均战死,明军全军覆没。努尔哈赤缴获明军战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兵仗器械无数。五月,后金兵攻克抚安、三岔、白家冲三堡,把存粮全部运走。广宁巡抚李维翰遣使与后金“修好”,索还俘虏。努尔哈赤不允,言和未成。六月^②,后金兵攻开原。七月,后金兵入鸦鹘关(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西南三道关),攻清河堡(今辽宁本溪满族自治县东北清河城镇)。清河堡在山岩中,号称天险,“副将邹储贤,以兵一万固守”,后金兵冒矢石攻克清河堡,邹储贤与一万兵被全部歼灭(《明史纪事本末》第四册第1409—1411页)。

萨尔浒战役:

抚顺、清河之败,明朝上下震动。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四月,朝廷起用废将李如柏^③统摄辽东之兵,以兵部侍郎杨镐任辽东经略。朝廷从各处调兵增援辽东,至四十七年二月,已有九万多明军云集辽阳(号称二十万)。兵分四路向后金进攻:

一、杜松(山海关总兵)率都司刘遇节等从抚顺关出塞,经辽阳攻其西;

二、马林(开原铁岭总兵)率游击麻岩、丁碧等从靖安堡出塞,经开原、铁岭,及都司窦永澄督北关之众攻其北;

三、李如柏(辽东总兵)率参将贺世贤等从鸦鹘关出塞,向清河堡攻其南;

① 《明史纪事本末》为张承允,《清代通史》为张承胤,《中国军事通史》据《明神宗实录》为张承胤,实为同一人。

② 此处《清代通史》将五月、六月错印成“五日”、“六日”,致使前后战事无法贯通(见《清代通史》第一卷第75页)。

③ 李如柏(?—1620):前辽总兵李成梁次子。朝鲜之役,随兄李如松赴朝作战,收复开城。以疾家居二十余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萨尔浒战役中重新起用。

